

綻放熱情 帶領學生進入森林世界

鹿兒陽 老師

小檔案

- **系 所**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
- **專 長** 森林生態學、植物生理學、森林植食昆蟲、土壤學
- **教授科目** 育林學、林木生理學、林木生理生態學、森林植食行為
- **學 歷**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
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森林系博士
- **經 歷**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助理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專任助理教授
- **現 職**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兼任助理教授
- **榮譽紀事**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臺大出版中心

採訪・撰稿／林儀
攝影／楊文卿





「讓人印象深刻的老師，不見得是講很多笑話或上課教業花俏，而是老師本身對課程很有熱情。」鹿兒陽說。

初次走進森林系館，迎面而來是由各種樹木製成的器具：大型鏡面、置物櫃、背板……。這棟隱身於椰林大道的建築，與臺大其他系所都不太一樣。二樓教師休息室裡的原木牆面和桌椅，更散發出陣陣香氣，讓人彷彿進入了一間原始林裡的小木屋。

「這些是由疏伐木製成的家具，我想應該是臺灣杉吧。」鹿兒陽像是從森林中走出來的解說員，對於身邊環境的細節侃侃而談。她穿著輕便的服裝，臉上堆著笑容，散發親切的氣息。

她繼續說明，刚开始種樹的時候，灑種子一定較密集。樹木漸漸長大後，就要在適當的時候將其疏開（砍掉），讓單位面積上的株樹少一些，因此而有疏伐木可利用。「這是林場實習課會教的内容之一。」鹿兒陽說。

目前，鹿兒陽是臺大森林系的兼任助理教授，教授育林學、林木生理學、森林食植行為等課程。

親身探索 實踐對森林的熱愛

談起對「森林」的熱愛，鹿兒陽說，一切是從「植物」開始的。

鹿兒陽從小就很喜歡自己種東西，國高中學生物時，更燃起了對植物的興趣。就讀臺大森林系時，自覺在教科書外，還想知道更多相關知識，所以常常跟著學長到野外探險。「森林系可以學的東西，其實是在森林裡。」對鹿兒陽來說，完整而真正的研究森林，是要親自去挖掘與探索的。

鹿兒陽一路從臺大森林系的學士班、碩士班，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讀博士，也曾在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擔任博士後研究員。她回憶這段學習歷程：「在美國時修過很多土壤課，就像玩泥巴，弄得全身髒髒的，但很好玩。」鹿兒陽後來轉而研究生態保育時，她深知在森林生態系中，土壤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「正好可把我的土壤知識與之結合。」鹿兒陽這麼說。

後來鹿兒陽也在臺大實驗林的營林區，擔任過兩年的研究員，然後再回到臺大任教。

認真備課 掌握最新研究

鹿兒陽說，「總覺得自己念得不夠，一直到現在，我都還在學習。」而這份源源不斷的求知



■ 鹿兒陽說，自己從小就很喜歡各種生物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鹿兒陽準備各種材料和課程知識，自己也樂在其中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慾，也反映在鹿兒陽的教學風格上。

她認為，教書是一段長期的過程，不能一直沿用舊的東西。當新的報告或教科書出版後，還是要持續不斷地吸收新知。「所以當老師的感覺，很像一路都還在當學生。」鹿兒陽說。

鹿兒陽認為，她是為了興趣而上課，因此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。雖然需要花許多時間備課和蒐集資料，卻非常樂在其中。

雖然每年開設一樣的基礎課程，但上課前，鹿兒陽都會再把課程內容調整一遍。她說，森林知識更新得很快，不論是國外期刊或教科書，都會隨時有新的研究發現加入。鹿兒陽解釋，身為老師要懂得更多更廣，才能好好跟學生們講解。

「鹿老師的課很扎實，感覺得出老師讀過非常多書，融會貫通了很多知識，而且以邏輯和系統的方式解說。」已畢業的森林系系友劉佺，從大學就跟著鹿兒陽一起做研究。他表示，關於植物生理的知識相當多，學也學不完，鹿兒陽常扮演「師父領進門」的角色，先告訴學生章節重點，再循序漸進。

「鹿老師是那種可以誘發學生學習動機的老師，她讓我明白，學習不止於下課鐘聲響起的那一刻。」劉佺說，「上過她的課後，總是會想要追問更多、學習更多。」

跨科系知識融合 教學更生動

鹿兒陽說，「森林植食行為」是她目前覺得最有趣的課程之一。「植物是森林中最顯而易見的生物，與之最相關的另一群生物是昆蟲，因為有許多昆蟲會吃植物。這門課重點就放在植食行為裡面的昆蟲。」

曾經上過這門課的森林系系友陳柏璋說，老師在每個章節不會講太多，讓學生聽懂後有能力回家自行找文獻，再讓大家分組針對不同的主題報告，也常會用美美的圖片來講故事。

「我讀書時代學的方向是植物生理，有一大部分談的是，因為被昆蟲吃而對植物本身產生的生理作用和化學物質，這些都是為了防止自己被吃得太過分。所以我對昆蟲產生興趣，原先是從植物的角度出發的，但接觸後覺得昆蟲實在是太可愛



■ 二〇一二年「森林植食行為」課程到野外觀察昆蟲時所拍攝。(鹿兒陽／提供)



■ 「森林植食行為」這門課，每學期都會去野外採集植食昆蟲。(鹿兒陽／提供)

了！」鹿兒陽興奮地解釋著這門課的由來。

這門課也會有許多非本科系的學生來修課，其中最多的是昆蟲系學生。鹿兒陽認為，森林系上課是從植物角度出發，看昆蟲對植物的影響；昆蟲系主體是昆蟲，所以各自從不同角度分享，頗有互補之效。

森林生態系如此之大，物種繁多，鹿兒陽會看學生哪一方面比較強，請他們根據各自的專長分享心得。「比如有些學生專精於鳥類，可以從鳥類與昆蟲間的關係出發，學生都還滿喜歡的。」她說。

教學熱忱 讓學生感同身受

在教學的過程中，鹿兒陽也會適時觀察學生們的狀況，利用實習課時，私下鼓勵學生，或利用方法增加學生們的信心。鹿兒陽舉例，「觀察學生一兩次表現不錯後，就讓他們有機會擔任小老師。而這些學生後期通常都會有顯著的進步，會形成一個滿好的循環。」

事實上，不管是教導如何撫育林地的育林學、或是有系統地將植物分類的樹木學、實際整理林地與栽植苗木的林場實習課，每一門課在鹿兒陽心中，都重要且富有獨特意義。



■ 因為課程的接觸，鹿兒陽自己也漸漸愛上了各種昆蟲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談起關於森林的種種，鹿兒陽的眼中，閃爍著興奮之情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「我認為當老師不能不覺得課有趣，如果老師自己都不覺得有趣，學生會更無感。」鹿兒陽直白地說，並不是每一門課所涉及的內容，都能輕易地帶入好玩的小故事，有些基礎知識還是必須照著教科書說明，但課程的設計本身都有其意義所在。

「一個老師上課的態度很重要，要把你的熱情帶進去，不能死氣沉沉的。」她說。

至於面對較枯燥的課程時，如何提升學生們的興趣？鹿兒陽認為，首先要自己徹底消化過這些知識，再盡量找可以輔助說明的圖片或課外素材。

「其實學生有時還滿容易取悅啦！比如當我講到種子數量的多寡，會受一些因子影響，就放了一張松鼠吃橡樹果實的照片。學生就會很開心，因為松鼠很可愛！」她說。

然而，鹿兒陽仍認為，一切還是要回歸到老師本身的教學熱忱。她說，她以前印象深刻的老師，不見得是會講很多笑話、上課教案花俏的老師；而是老師本身對課程很有熱情，例如備課過程中讀了很多相關的東西。「當老師準備充足後，這種熱情自然能傳達給學生。」鹿兒陽說。



■ 學生眼中的鹿兒陽，相當有親和力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平易近人 學生眼中的良師益友

在學生眼中，鹿兒陽是一個爽朗大方、不拘小節的老師。許多相識已久的學生，三不五時就會來找鹿兒陽聊天。

「老師還說過，希望我們直接以姓名稱呼她，當然我們是不會這樣啦！」森林所學生林冠萱說，對老師而言，比起形式上的禮節，學生的實際作為更有意義。

鹿兒陽則認為，身為一名師長，不像學生的父母，會因對子女抱有較高的期望而形成壓力；老師的存在，可以讓學生感覺到「有一個成人，可以聽他們講講想說的話」。

「但我不太認為要給太多建議耶，很多事情只能聆聽。」鹿兒陽解釋，像如果學生來詢問職涯出路，老師的協助是提供資訊和管道，不能隨意給建議，或告訴學生去哪裡工作會比較好，最終還是要讓他們自己做決定。

自我堅持 嚴謹面對學術倫理

一路跟隨鹿兒陽從大學到成為研究生的劉佺說，鹿兒陽對大學生很寬容，但對研究生卻相當嚴謹。劉佺記得要進入碩士班之前，老師特別叫他把數據資料收一收，寫一寫自己的心得，一兩週後再帶這些資料去找她。「用意是叫我整理自己的心情，不能再用大學生的態度做研究了。」劉佺說。

除此之外，森林系時常需要上山出差，鹿兒陽除了親身參與，更重視數據採集過程中的細節和精確性。因為她認為，能親自做一份有系統的觀察和記錄，是相當珍貴的經驗。

或許正是因為鹿兒陽平易近人的個性，再加上她對治學與研究特別有條理，使得學生都非常喜愛與她共事；即便是畢業、或者沒有導生關係後，學生依然喜歡跟她相約聊天或吃飯。

劉佺就下了這樣的註解：「老師很好親近，不自覺就會想跟她分享事情；她同時又對研究很嚴謹，肚子裡很有墨水。或許面向有點衝突，但全放在一起就是獨一無二的鹿老師。」



■ 雖然總是笑臉迎人，鹿兒陽對研究，仍有自己的堅持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